

自由间接言语的语义两面性和叙事双声性*

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本文从形式上的不确定性和语义语用上的双重性对自由间接言语进行了分析, 认为虽然人们通常把自由间接言语视为一种介于直接言语和间接言语之间的转述形式, 但是其形式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语篇中判断是否自由间接言语主要应参照其语境上下文。在语义和语用功能上, 自由间接言语在语义和语用功能上也有其独特之处。除了经常提到的讽刺效果和即时感, 在新闻语篇中其两面性和即时性经常被用于掩饰其转述特征, 以利于转述者将一种观点表述为一个事实。

关键词: 自由间接言语; 两面性; 语义; 修辞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5)06-0001-05

1. 引言

Leech 和 Short(1981) 把“言语转述(speech reporting)”分为五种形式: 直接言语(direct speech, DS)、间接言语(indirect speech, IS)、自由直接言语(free direct speech, FDS)、自由间接言语(free indirect speech, FIS)和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narrative report of speech act, NR-SA), 并按转述者声音的介入程度将它们排序为 NRSA-IS-FIS-DS-FDS。如果以 DS 为常态, 右边的 FDS 具有更大的自主性, 就好像转述者撤离了舞台, 只剩下人物或被转述者在说话; 越向左离原话转述越远, 转述者的介入力度就越大。Vandelanotte(2004: 490) 指出, FIS 处于 IS 和 DS 之间, “其语言特征散乱而难以把握”。其实, FIS 不仅在形式上难以把握, 在语义和语用上也具有两面性和不确定性, 既难识别又不易理解。

2. FIS 形式上的不确定性

在形式上, FIS 兼具 DS 和 IS 的特点, 它既非对原话语的再现, 也非其纯间接的表述。FIS 跟其它转述形式一样最早是根据英语等西方语言加以分析的。英语中的 FIS 通常是指把 IS 的转述句删去之后剩下的被转述部分, 其动词时态和人称代词与 IS 一致, 其他一些词汇语法成分则与 DS 相似, 经常保留体现人物主体意识的成分, 如疑问句、感叹句、不完整的句子、口语化或带感情色彩的语言成分, 以及原话中的

时间、地点状语等。请比较:

(1) He said, “I’ll come back here to see you again tomorrow.”

(2) He said that he would return to the hospital to see her again the following day.

(3) a. He would return there to see her again the following day.

b. He would return there to see her again tomorrow.

c. He would come back there to see her again tomorrow.

(Leech & Short, 1981: 320-325)

例(1)是 DS, 例(2)是 IS, 而例(3)中的句子都可视为 FIS, 其共同特点是没有了转述句, 句法上本应该为从句的“被转述言语(reported speech)”变成了主句, 并带上了一些 DS 才具有的语法和语义特征, 例如(3b)和(3c)中的“come back”和“tomorrow”。

Volosinov(1973)把 FIS 叫做“准直接话语”(quasi-direct discourse), 并提到早在十九世纪末人们就认识到了这种转述形式, 例如, Tobler 在 1887 年把准直接话语定义为“直接和间接话语的一种混合”, 这种混合形式有 DS 的语调(tone)和语序, 而其动词时态和人称代词则与 IS 一致(Volosinov, 1973: 142)。Bally 认为准直接话语是标准 IS 的变种, 其形式并非一成不变, 与 DS 的相似度或大或小(Volosinov, 1973: 144)。Volosinov(1973: 142)反对把准直接话语视为 DS

*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的研究成果(优势学科代码: 20140901)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英报纸新闻中转述言语的语篇和语用功能比较研究”(项目编号: 11BYY1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辛斌,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用学, 篇章语义学, 批评话语分析

和 IS 的混合形式 指出准直接话语并非“不是这两种形式简单机械的混合,而是对他人话语的一种全新的积极的接收,是转述言语和被转述言语之间相互关系动态运动的一个特殊方向”。

即使从语法的角度看也不能简单地把 FIS 视为 DS 和 IS 的混合形式。Leech 和 Short (1981: 327) 指出, FIS “在小说中的特点似乎总是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和过去时,但更准确地说,其代词和时态的选择应与 FIS 出现的叙事形式相符合。”例如,在第三人称叙事中也可能出现动词为现在时的 FIS; 另外,第三人称代词也不是必须的,也有第一人称代词的 FIS,关键是要适合于叙事的语境上下文。因此, Leech 和 Short (1981: 329) 倾向于不为自由间接引语规定任何具体的形式特征“我们将从‘家族相似性’的角度定义自由间接言语,而不是要求它必须拥有某种具体特征。”

由于汉语动词没有时态标记,人们通常只能根据人称代词来识别 FIS。然而,即使人称代词经常也帮不上忙,因为汉语中人称代词的使用远远少于英语,请比较(4)中的例子:

(4) a. 没有,绝对地没有锁上,不然,为什么她记忆中没有这个动作啊? 没有把保管箱锁上? 真的? 这是何等重要的事!

b. She had not, definitely not, locked it; why else did she have no recollection of this movement? Had she left the safety deposit vault unlocked? Really? How serious!

(Hagenaar, 1996: 296)

例(4a)中只出现了一处代词“她”,而在例(4b)中却有4处“she”(3)和“it”(1)。其实,在(4a)中我们主要依赖其它线索来识别 FIS,包括词汇线索(如“啊”),句法线索(如疑问句和感叹句),指示词(如“这”),语境线索(如对“她”的记忆的指涉)。Hagenaar(1996)和王勇(2004)等都认为在汉语中语境上下文对识别 FIS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4a)中我们要确定“没有把保管箱锁上? 真的? 这是何等重要的事!”这段话是否 FIS,就必须参照前一句话“没有,绝对地没有锁上,不然,为什么她记忆中没有这个动作啊?”。

Fairclough(1988; 1992)提到了新闻语篇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即显然是他人的话语内容却没有明确地标记为转述言语,显得就像是报道者的话语。他将其称为“无转述标记的话语”

[UNSIG(nalled)] 其中包括 FIS。黄敏(2012)根据这一观点认为, FIS 既表述了人物言语,同时又具有与报道者叙事相似的文本特点,由于这种言语表征经常没有任何形式标记,因此只要文本中有语境线索表示某段文字不是报道者的言语而是出自他人之口,就应该是 FIS。Leech 和 Short (1981: 331) 甚至指出“的确可以构思出这样的例子,其中能表示它是 FIS 的东西也许仅仅是一个单词或者一个形式特征。”

3. FIS 语义上的两面性

FIS 删去转述句,把原本处于从句地位的 IS 变为主句,使之获得了几乎与 DS 或者转述者话语一样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转述形式允许转述者的声音介于被转述者和读者之间,导致了两个视角。Vandelanotte(2004)认为, FIS 虽然兼具 DS 和 IS 的特征,例如语气(mood)和语序与被转述者相联系,而人称和时态则与转述者相联系,但“事实上自由间接言语更接近直接言语。我认为与被转述者相联系的特征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要超过与转述者相联系的特征:事实上,自由间接言语中的与转述者相关联的转述句的那些特征本身的意义也有所减弱。”Vandelanotte 提出三点理由来支持其观点。首先,对第三方的指称往往出于被转述者的视角,而且这种指称不一定需要明确。例如:

(5) He was going to make her sorry for that he thought^①. (Vandelanotte 2004: 493)

这里“her”的指称不是来源于转述者,而是源于被转述者;对后者而言,“her”的所指在原始语境中是已知的,而该句子的读者则需要从语境上下文中推导出来。由此可见,选择 FIS 中的代词时所参照的指示中心不一定是转述者。其次,对时态的选择确实通常以转述者的说话时间为参照,但从表义的角度看,在许多情况下时间却与被转述者的话语内容和语境相关。例如:

(6) How her heart was beating now! She thought. (Vandelanotte 2004: 494)

虽然例(6)中的被转述句和转述句中的动词都是过去式,但“now”表明其在语义上是以被转述者的说话时间为参照的。最后, FIS 中涉及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交流的小句功能(如语态)和人际含义(如情态(modality))主要与被转述者相关,与 FIS 的命题内容相关的一些

评价意义,如“正当性”、“或然性”和“必要性”等,主要属于被转述者的意识范围。例如:

(7) He *mustn't* stay out late or she would punish him the next day, she said.

(8) Was she *really* going to cry now, he asked.

(9) Could he help in any way? He asked.

例(7)中的“*mustn't*”表达的是被转述者(she)对“he”的一种行为(回家晚)的禁止;例(8)中“*really*”对一种可能性程度的推测显然属于被转述者而非转述者;而例(9)的被转述句中的语气显然是由被转述者原来选定的,而在间接引语中被转述句中的语气是由转述者控制的,例如:

(10) He asked whether he could help in any way.

Volosinov (1973) 把 FIS 称为“准直接话语”表达的是类似观点。他认为, FIS 在法语中的出现是为了弥补法语语法上的不足,而不是作为一种可以自由选择修辞手段。在中世纪晚期的法语中,叙述者和人物的立场观点是不能混淆的,两者之间应泾渭分明,情感要服从理智。但是随着欧洲的文艺复兴,个人主义抬头,人们试图以转述言语表达情感意义,叙述者试图与所描述的人物联合,站在人物的立场上说话。到了十七世纪,文艺复兴的非理性主义受到了理性主义的抵抗,人们开始提出限制 IS 中时态和语气的严格规则,从而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客观内容分析和主观态度表达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平衡。

人们通常认为 DS 具有转述者和被转述者两个“指示中心(deictic centre)”,而 IS 只有转述者一个指示中心。但是, FIS 似乎与两者都有所不同:它虽然在语气和情态上经常与被转述者相联系,但其动词的时态有时以转述者的说话时间为参照,有时则与被转述者的说话时间为参照。例如:

(11) China, Japan and ROK are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s for one another, while the latter three either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or intend to set up a free trade area with ASEAN, said Wen. (*China Daily*, October 8 2003)

(12) Even when safety is not an issue, money is. According to D. C. Public Works Director Larry King, the city is spending MYM10,

000 to MYM 15,000 every week on overtime pay for garbage collectors. It eventually would be cheaper to fix the trucks and hire enough workers to staff them.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6, 1995)

在例(11)中,被转述言语中的现在时显然是以转述者的说话时间而不是“Wen”的说话时间为参照的,紧随其后的转述句中的动词时态选用一般过去式也是以转述者的说话时间为参照。但在例(12)最后一句的 FIS 中,过去将来时的选择显然是以被转述者“Larry King”的说话时间为参照的,情态成分“*eventually*”也基本属于被转述者的主体意识范围内。FIS 在语义上表现的这种两面性为转述者留下了广阔的介入空间。

4. FIS 叙事上的双声性

Leech 和 Short (1981: 332) 认为英国文学作品中的 FIS 由简·奥斯汀(1775~1817)首创,在 Fielding 的作品中被广泛使用。大量使用 FIS 是因为这种形式与 IS 相比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可避免重复转述句。Volosinov (1973) 对 FIS 修辞功能的探讨首先关注的是法国作家,认为这种转述形式最早见于法国古典作家拉·封丹(1621~1695)的作品中,被用于平衡主客观描述“取消转述动词表明叙事者对故事中人物的认同,使用过去式(相对于 DS 中的现在式)和与间接言语一致的人称代词表示叙事者的独立立场,即他没有把自己完全融会在其人物的经历中”(151)。在拉布吕耶尔的作品中, FIS 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他以这种转述形式表达对一些人物的憎恶和他本人对这些人物的优越感。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作家福楼拜的作品中, FIS 的功能更为复杂。福楼拜往往关注那些令他厌恶或反感的事物,但其作品也经常表达出他对所描述的那些即可恨又可鄙的事物的认同感。由于 FIS 可以同时表达对事物的亲近和疏远、认同和排斥,所以非常适合福楼拜用以表达自己与人物之间的那种既爱又恨的关系。Lerch 从语义内容上将 FIS 定义为“作为事实的言语(speech as fact)”,认为与 IS 相比 FIS 的优势在于其产生的印象的生动性和具体性,作者可以通过 FIS 中动词的省略来暗示其本人很严肃地看待所转述的人物话语,表明重要的不仅是说了什么话,还有事实“以这种

形式转述的言语,其内容就像作者自己在传达事实。”(Lerch,转引 Volosinov,1973:147) Lorck 视 FIS 为“经历的言语(experienced speech)”、DS 为“重复的言语(repeated speech)”、IS 为“传递的言语(communicated speech)”,认为 FIS 就是对他人言语的经历的“直接描绘”,是唤起对他人言语生动印象的一种转述形式(Volosinov,1973:147)。

我们今天对 FIS 修辞功能的认识与 Lorck 和 Lerch 等前人相比虽有加深但并无实质性的超越。Clark 和 Gerrig (1990) 认为,“典型的引语(prototypical quotation)”其作用在于展示:“引语是一种展示。就像你展示网球的发球、朋友的跛行或者钟摆的摆动,你也可以展示一个人在说话时的作为”(764)。人们可以通过三种方法实施言语行为:指示、描述和展示。指示是指出事物的所在,其主要功能是标示事物;描述必须使用语言,侧重思想内容的表达,而展示不一定通过语言,其作用是能够“使他人体验所描绘的对象”(765)。展示是一种描绘行为而非描述行为^②。描绘通常与被描绘的事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描述则没有。人们在理解描绘时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直观感觉,而理解描述则不必。Clark 和 Gerrig (1990) 认为 DS 是一种展示,而 IS 是一种描述;FIS 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展示,只是这种形式采用的是转述者而不是被转述者的视角。

了解 Halliday、Sperber 和 Wilson 关于转述言语和非转述言语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 Lerch 对 FIS 的定义,即“作为事实的言语”。Halliday(1994) 把“转述”叫做“投射”。就语义而言,投射不是对(非语言的)经验的直接表征,而是对一种(语言)表征的表征“被投射的小句在这里只是一种‘措辞’:就是说,它所表征的是一种词汇语法现象”(250)。虽然“投射小句”表征的是一种经验现象,是对被经历的第一级现实中事物和现象的描述,但“被投射小句(projected clause)”自身就是一种表征,它所表征的是“元现象”,是一种二级语言现实的现象。Sperber 和 Wilson(1986) 把语言运用区分为“描写性的”和“解释性的”。任何语言都能以两种方式表述事物:通过表达的命题直接表述事态或者通过转述他人话语间接表述事态。语言的描写性用法涉及的是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命题的真实性依赖于事态本身的真实性;其

解释性用法涉及的是命题和命题之间的关系,用一句(些)话来表述另一句(些)话,两者在形式结构或命题内容上具有相似性。DS 与原话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相似性,而 IS 与原话通常只在命题内容上具有相似性。用于表述他人话语的话语没有真值,所表达的命题不能被判断为真或假,因为它不是对现实世界中事件或状态的描述,但是我们却可以对它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与原话具有相似性做出评价。

根据上述观点,DS 和 FDS 是“重复的言语”,具有展示功能,从中我们听到的主要是被转述者的声音;IS 和 NRSA 是“传递的言语”,具有描述“元现象”或者他人话语内容的功能,反映了转述者对原话语的理解和阐释,从中我们听到的主要是转述者的声音;而 FIS 则与其他转述形式都不同,它不仅带有被转述者的原话特征,也含有转述者对转述内容的态度或评价,因此我们听到的是转述者和被转述者的双重声音。其实这也正是 Volosinov 的观点,转述者在 FIS 中给被转述的话语强加上了自己的声音,在同一种语言结构中转述者的声音与被转述者的声音发生了碰撞,前者对后者进行了干预“在准直接话语中,与其说我们是通过信息内容不如说是通过被转述者的‘重音’和‘语调’通过其言语的‘评价取向’(evaluative orientation)来识别出另一个人的话语。我们感知到作者的‘口音’(accent)和语调被另一个人的价值判断所打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出其每一个词的双声色彩”(Volosinov,1973:155)。

FIS 的这种双声特点赋予了转述者充分的空间发挥其修辞功能。Leech 和 Short(1981:326-27) 指出,小说中常见的是以 IS 开始,慢慢过渡到 FIS,这样的方式既方便了转述者对转述话语的介入又向读者呈现了一些被转述话语原来的风味,不过其后果往往使读者难以确定这是人物的话语还是作者的话语。这种现象其实在非文学语篇里也十分常见,下面这段话来自一篇新闻报道:

(13) For example, Linderman says, her office hears criticism that ENABL should be offered to 10-year-olds in communities with very high rates of teen pregnancy. Other communities have complained that talking to 14-year-olds about sex is inappropriate. “You really see differ-

ences in various communities,” she says.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2, 1995)

例(13)以IS开始,以DS结束,但中间这个句子的性质却不明确:这是谁的话?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依然是转述Linderman的话,是FIS,但却无法排出它是该消息的作者对现实的直接描述的可能性。在中文新闻语篇中类似的例子也十分常见,例如:

(14) 该市教育局负责人称,该市新的中考政策将一改以往单凭学生考试成绩“论英雄”的状况,变为“学业考试成绩 综合素质评价”的双轨制高中录取标准。此举表明了分数不再是评价和选拔学生的惟一标准,而是以学生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为主要依据,全面关注学生发展状况。(《光明日报》2005年2月2日)

例(14)是一篇题为“温州学生上高中不再以分数论英雄”的报道中的一段。它以IS开始,转述动词是“称”,消息来源是“该市教育局负责人”。但第二句话是什么?它既可能依然是该负责人的话,是FIS,也可能是报道者的评论。如果是FIS,那么这种做法在新闻报道中可以有效降低语篇的转述性,增强其原创性。下面是一个更长的例子:

(15) 据北京大学宽禁带半导体研究中心张国义教授介绍,氮化镓(GaN)基激光器是波长最短的半导体激光器,波长为405纳米左右的蓝—紫光 GaN 基激光器是发展下一代大容量高密度光存储信息技术的关键性器件,在国防建设、生物、环境、照明、显示、打印和医疗等领域,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研制 GaN 基激光器是国家高科技攻关的重要项目之一。

从2002年4月起,北京大学先后承担国家863重大项目“氮化镓基激光器”和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氮化镓基蓝紫激光器”的研制任务,针对宽禁带半导体氮化镓基激光器的难点,进行了氮化镓基激光器外延和器件结构的计算和优化设计、MOCVD外延生长和表征、器件微加工技术和谐振腔结构等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在GaN基材料系量子阱和超晶格与波导结构MOCVD生长和窄波导激光二极管器件制备等关键性科学和技术问题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

(《光明日报》2005年1月30日第一版)

例(15)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下一代‘蓝光DVD’有了激光光源”,共有4段,这里是中间

的两段。第一段显然是IS,消息来源是“张国义教授”,但第二段既可能是报道者的话语也可能是张国义教授的话语。鉴于它与第一段在语言风格上颇为相似,其中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它是省略了转述句的FIS。

Goffman(1981)区分了三种说话者角色:“言者”、“作者”和“立言者”。“言者”指现场说出词语者,“作者”指话语内容的编码者,“立言者”则指话语内容的制定者。在这三种角色言语交际中即可相互独立又可重叠,说话者往往既是言者又是作者或/和立言者,但在转述言语中转述者最多可以既是言者又是作者(例如IS),但一般不会三种角色同时兼有,即转述者不应该是立言者。但正如例(14)和(15)所表明的,由于删除了转述句并模糊了其它转述言语的标记,FIS往往能使转述者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声音与被转述者的声音重叠,获得立言者的身份。黄敏(2012)展示了在新闻报道中FIS的这一特点是如何被报道者所利用来把一种观点表述为一种事实“当引述人物言语时,文本只是表明‘某人说过某话’为真,至于‘某话’是否为真则不得而知,可当以自由间接言语出现时,文本将‘某话’与‘某人’相脱离,直接断言了‘某话’为真,此时所报道的不是某个言语,而是某个事实”(76)。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转述者同情、认同或支持某一观点或做法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例子进一步体会FIS的这一特点:

(16) 在某校一个60多人的班级里,小李同学被分到了前排靠窗的位子,因为离讲台过近,他整天得抬起头斜眼看黑板,坐的位子又太窄,站起来时腿不能伸直,常常会碰着前面的同学,就为这个,他们两人还吵过好多次架。

(《光明日报》2004年9月29日第2版)

在(16)中从“因为离讲台过近”直至最后的这一部分极有可能是“小李同学”告诉记者的,在这里应该是FIS,但报道者将其溶于自己的叙事话语中,就像是他或她本人在讲述一个经历过的或观察到的事实。

5. 结语

FIS无论在形式还是语义语用上都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通过保留原话语的一些语气和情态色彩,令听者或读者能够听到一些被转述者的声音;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下转第15页)

- [2] Goldberg, A. 1995. *Construction: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 Goldberg, A.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Langacker, R.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5] Michaelis, L. 2004. Type shift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aspectual coerc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1-67.
- [6] Packard, J. 2001.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7] Ungerer, F. & H. Schmid.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8] 曹伟. 2003.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9] 冯胜利. 2000. 汉语韵律句法学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10] 黄洁. 2009. 基于参照点理论的汉语隐喻和转喻名复合词认知研究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 [11] 刘国辉. 2007. 构式语法的“构式”之辩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8): 1-5.
- [12] 刘正光. 2003. 关于 N+N 概念合成名词的认知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1): 1-5.
- [13] 刘正光 刘润清. 2004. N+N 概念合成名词的认知发生机制 [J]. 外国语 (1): 26-32.
- [14]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5] 沈阳. 1995. 领属范畴及领属型名词短语的句法作用 [J]. 北京大学学报 (5): 85-92.
- [16] 施春宏. 2002. 试析名词的语义结构 [J]. 世界汉语教学, (4): 17-25.
- [17] 王军 高明强. 2009. 概念匹配、回指释义与概念转移: 篇章回指研究的新思路 [J]. 外语学刊 (5): 92-96.
- [18] 王军. 2011. 隐喻映射问题再考 [J]. 外国语 (4): 50-55.
- [19] 王寅. 2009. 构式压制、词汇压制和惯性压制 [J]. 外语与

- 外语教学 (12): 5-9.
- [20] 王寅. 2011. 构式语法研究(上卷): 理论思索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1] 杨子 王雪明. 2013. “好不 AP”的构式新解——兼谈词汇压制下的构式稳定性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4): 39-42.
- [22] 于秒. 2009. 类词缀的发展与现代汉语的形态化趋势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 (1): 88-90.
- [23] 周日安. 2007. 名名组合的句法语义研究 [D]. 广州: 暨南大学.
- [24]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Abstract: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N_1N_2 compounds mainly focus on the static description of the semantic relationships of common N_1N_2 compounds. To make up for the above mentioned shortcomings, this paper aims at analyz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semantic construction of unconventional and new Chinese N_1N_2 constructions and creating a new model for them. In this model, projection and salience are the basis of semantic construction, and coercion and matching are the key process of semantic construction. By means of projection, the attributive characteristics or structural relations in the event-domain originally less conspicuous or prominent are highlighted and symbolized by N_1 and N_2 . Under the interactive coercion between construction and lexicon, the two nouns' semantic feature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become salient. Then by matching with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the event-domain, the conflicting semantic elements start to be coordinated and become harmoniou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new N_1N_2 constructions are constructed.

Key Words: N_1N_2 constructions; projection and salience; coercion and matching; semantic construction

(上接第5页) 时态和代词的灵活选择与 IS 保持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为转述者介入被转述者和听者或读者之间留下了充分的空间。FIS 通过省略转述句获得了比 IS 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从而增强了其叙事性。经常被说话者或转述者用于将一种观点表征为一个事实, 以传递自己的立场观点。

参考文献:

- [1] Clark, H. & R. Gerrig. 1990. Quotations as demonstrations [J]. *Language* (4): 764-805.
- [2] Fairclough, N. 1988.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in media discourse [J]. *Sociolinguistics* (17): 125-139.
- [3]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4] Goffman, E. 1981. *Forms of Talk* [M]. Oxford: Blackwell.
- [5] Hagenaar, E. 1996. Free indirect speech in Chinese [A]. In T. Janssen & W. Wurff (eds.) *Reported Speech: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he Verb*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6]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7] Leech, G. & M. Short. 1981. *Style in Fiction* [M]. London: Longman.
- [8] Sperber, D. & D. Wilson.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 [9] Vandelanotte, L. 2004. Deixis and grounding in speech and thought represent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 489-520.
- [10] Volosinov, V. 1973. L. Matejka & I. Titunik (trans.).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New York: Seminar Press.
- [11] 黄敏. 2012. 新闻话语中的言语表征研究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2] 王勇. 2004. 自由间接话语与叙事声音 [J]. 山东大学学报 (5): 36-41.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analysis of the formal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mbivalence and indeterminacy of free indirect speech (FIS). Though it has been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FIS is a speech reporting form that bears some resemblance both to direct speech and indirect speech, it does not have a definite stable set of formal features and we often have to rely on contextual clues to determine its status as FIS. FIS also has its unique feature in terms of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un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often-mentioned functions of producing an ironic effect and a sense of immediacy, its ambivalence and indeterminacy are often exploited especially in news reporting, so that it may masquerade as the narrator's (or reporter's) speech to convey an attitude or opinion as if it was a fact.

Key Words: free indirect speech; ambivalence; semantic; rhetorical